

张丰乾

主编

# 哲学·觉悟

罗素：哲学的价值

王国维：哲学辨惑

蔡元培：哲学与科学

张岱年：爱智

张东荪：哲学究竟是什么

章太炎：明见

金岳霖：思想（节选）

冯友兰：觉悟

梁漱溟：漫谈我的自学

贺麟：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

李泽厚：哲学探寻录

赵汀阳：什么是哲学家

翟振明：为何要学哲学

倪梁康：哲学与选择

中山大学出版社

张丰乾  
主编

# 哲学 觉 解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觉醒/张丰乾主编.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306 - 03490 - 8

I. 哲… II. 张… III. 哲学—基本知识 IV. 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0196 号

---

出 版 人: 叶侨健

策划编辑: 王 润

责任编辑: 王 润

艺术指导: 刘 俊

封面设计: 林绵华

责任校对: 刘丽丽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mailto: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4 印张 358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目 录

### 西方先哲经典

- 3 苏格拉底申辩篇
- 29 黑格尔：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
- 34 罗素：哲学的价值

### 哲学为何

- 43 王国维：哲学辨惑
- 47 蔡元培：哲学与科学
- 52 张岱年：爱智
- 54 张东荪：哲学究竟是什么
- 68 吴康：哲学释义
- 76 劳思光：给初学哲学的人
- 85 劳思光：你以为“哲学”是什么？——再给哲学初学的人
- 102 陈启伟：“哲学”译名考
- 121 高尔泰：什么是哲学
- 142 王树人：“对话”与哲学的沟通——哲学随笔
- 146 倪梁康：哲学为何？哲人何为
- 151 关子尹：哲学的“洗炼”问题
- 155 李存山：生活之树与理论之思——读《什么是哲学》
- 169 李存山：哲学以人类价值的总协调为己任

- 178 赵汀阳：什么是哲学家  
180 陈少明：哲学·哲学史·哲学家

### 哲学的触角

- 207 章太炎：明见  
216 金岳霖：思想（节选）  
233 冯友兰：觉解  
246 李泽厚：哲学探寻录  
269 翟振明：哲学分析示例——语言的与现象学的

### 我的哲学路

- 283 梁漱溟：漫谈我的自学  
286 贺麟：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  
295 傅伟勋：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大学时代）  
301 冯达文：来到耳顺时  
306 邓晓芒：我怎么学起哲学来  
314 陈嘉映：求真迷行录（节选）  
330 翟振明：为何要学哲学

### 哲学问答录

- 335 倪梁康：哲学与选择（答问）  
342 杜维明：多元文化与哲学方法论（答问）  
360 刘小枫：天不丧斯文（答问）

- 375 编后记

# 西方先哲经典



## 苏格拉底申辩篇

先生们，我不知道我的原告对你们有什么影响，但对我来说，我几乎要被他们弄得发昏了，因为他们的论点是多么令人佩服啊。不过，另一方面，他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在他们的连篇假话中有句话尤其使我感到惊讶，我指的是他们对你们说，你们一定要小心，别让我把你们给骗了，言下之意就是说我是一个娴熟的演说家。我要对你们说，讲这种话而不脸红的人真是极端厚颜无耻，因为他们一定知道这种话很快就会遭到事实的驳斥，我显然并不具备当一名演说家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技巧，当然啦，除非他们所说的娴熟的演说家指的是讲真话的人。如果他们讲的是这种意思，那么尽管我和他们不是同一类型，我仍会同意我是一名演说家。

我说了，我的原告几乎没讲一句真话，或者干脆说，一句真话都没讲，而我嘴里你们听到的将全部是真话。先生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不是因为我会像他们那样流利地使用语言和精心修饰词句。不，你们听到的话将是直截了当、脱口而出的、充满着正义的自信，我不想要你们中间有人会对我的话另作他想。先生们，要我这把年纪的人使用一名初出茅庐的演说家那样矫揉造作的语言几乎不可能是适宜的。不过，有件事我确实得求你们。如果你们听到我在申辩中用了我经常在城里的公共场所或别的地方使用的语言，请别感到奇怪，也不要打断我的话，你们有许多人在那些公共场所听过我说话。让我提醒你们，我活了 70 岁，这是第一次上法庭，所以我对这个地方的辞令完全陌生。如果我真的是来自另一



个国家，用我自幼习得的方式和方言讲话，你们当然得原谅我，所以我现在向你们提出这个我认为并不过分的请求，讲话的方式有好有坏，但请别在意我的讲话方式，而要集中精力考虑我说的话是否是谎言。这是法官的首要责任，正如抗辩人的首要责任是说真话。

担任法官的先生们，我的恰当步骤是，首先对付那批最早的控词及原告，他们对我进行了虚假的指控，然后再对付后来的指控。我之所以要这样区分是因为多年来你们已经听到有许多人对我进行指控，这些指控没有一句话是真的，但是我对这些人的害怕胜过害怕阿尼图斯及其同伙，尽管阿尼图斯等人也是相当可怕的。但是，另外一些人要更加可怕。我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你们中间许多人自幼就受他们的影响，心中充塞他们对我的虚假指控。他们说，有个聪明人名叫苏格拉底，他既懂天文，又对地上的一切事物加以钻研，还能使较弱的论证变得能够击败较强的论证。

先生们，这些人是这些谎言的传播者，是我凶恶的原告，因为那些听到这些谎言的人，会假定研究这些事情的人一定是个无神论者。此外，这些原告人数很多，他们对我的控告已经有好多年了。更有甚者，当你们有些人还是儿童或青少年的时候，在你们这个最易受影响的年龄他们接近你们，他们确实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打赢了这场官司，因为根本无人替我辩护。最离奇的事情是我甚至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名字，当然也无法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你们，只知道他们中有个人是一名剧作家。由于妒忌和喜欢造谣中伤，这些人想要煽动你们来反对我，有些人只是在传播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话，而所有这些都很难对付。要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接受盘问是不可能的，我只好对着一个看不见的对手进行申辩，因为，没有人会进行回答。所以我请你们接受我的陈述，把批评我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我现在的原告，另一类是我提到的从前的原告，而你们当然会认为我将先针对从前的原告为自己辩护。你们毕竟很久以前就听到他们对我的辱骂，他们比我最近的原告要凶狠得多。

好吧，先生们，我必须开始申辩了。我必须试着在我可以说话的短暂时间

里，消除多年来在你们心中留下的虚假印象。但愿最后我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先生们，因为这样的结果对你们、对我都有益；但愿我的申辩是成功的，但我想这很难，我相当明白我的任务的性质。不过，还是让神的意愿来决定吧，依据法律我现在必须为自己辩护。

那么，让我们开始，请你们考虑使我变得如此不得人心，并促使美勒托起诉我的指控到底是什么。还有，我的批评者在攻击我的人品时说了些什么？我必须把他们的誓词读讲一遍，也就是说，他们就好比是我法律上的原告：苏格拉底犯有爱管闲事之罪，他对地上天上的事物进行考察，还能使较弱的论证击败较强的论证，并唆使其他人学他的样。他们的讼词大体上就是这样。你们在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中已经看到，戏中的苏格拉底盘旋着前进，声称自己在空中行走，并且说出一大堆胡言乱语，而我对此一无所知。如果有人真的精通这样的知识，那么我并不轻视他，我不想再受到美勒托对我提出的法律起诉，但是先生们，事实上我对这种知识毫无兴趣。更有甚者，我请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为我作证，听过我谈话的人很多，我呼吁所有曾经听到过我谈话的人在这一点上都可以向你们的邻居查询。你们之间可以说说看，是否有人曾经听过我谈论这样的问题，无论是长是短，然后你们就会明白事情真相，而其他关于我的传闻也是不可信的。

事实上，这些指控全是空话；如果你们听到有人说我想要收费授业，那么这同样也不是真话。不过，我倒希望这是真的，因为我想，如果有人适宜教人，就像林地尼的高尔吉亚、开奥斯的普罗狄科、埃利斯的希庇亚一样，那倒是件好事。他们个个都能去任何城市，劝说那里的青年离开自己的同胞公民去依附他们，这些青年与同胞交际无须付任何费用，而向他们求学不仅要交学费，而且还要感恩不尽。

还有另一位来自帕罗斯的行家，我知道他在这里访问。我偶然碰到一个人，他在智者身上花的钱超过其他所有人的总和，我指的是希波尼库之子卡里亚。卡里亚有两个儿子，我对他说：“卡里亚，你瞧，如果你的两个儿子是小马驹或小牛犊，我们不难找到一位驯畜人，雇他来完善他们的天性，这位驯畜人不外乎是

一位马夫或牧人。但由于他们是人，你打算请谁来做他们的老师？谁是完善人性和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的专家？我想你有儿子，所以你一定考虑过这个问题。有这样的人，还是没有？”

他说：“当然有。”

我说：“他是谁？从哪里来？他要收多少钱？”

他说：“苏格拉底，他是帕罗斯来的厄文努斯，收费五个明那。”

如果厄文努斯真是一位这种技艺的大师，传授这种技艺而收费又如此合理，那真是可喜可贺。如果我也有这种本事，那我肯定会为此感到自豪并夸耀自己，但是事实上，先生们，我不懂这种技艺。

也许你们有人会打断我的话，说：“苏格拉底，你在干嘛？你怎么会被说成这个样子？无风不起浪。如果你老老实实、规规矩矩，那么这些关于你的谣言绝不会产生，你的行为肯定有逾越常规之处。如果你不想要我们自己去猜测，那么给我们一个解释。”

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我会试着向你们解释是什么原因使我蒙上如此恶名。所以请你们注意听。你们中有些人也许会想我不是认真的，但我向你们保证，我要把全部事实真相告诉你们。

先生们，我得到这种名声无非就是因为有某种智能。我指的是哪一种智能？我想是人的智能。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我好像真是聪明的。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天才人物拥有的智能可能不只是人的智能。我不知道其他还有什么解释。我肯定没有这种智能的知识，任何人说我有这种知识都是在撒谎，是故意诽谤。现在，先生们，如果我好像是在口出狂言，请别打断我，因为我将要告诉你们的这些话并非我自己的看法。我将向你们提起一个无可怀疑的权威。这个权威就是德尔斐的神，他将为我的智慧作证。

你们当然认识凯勒丰。他自幼便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位优秀的民主派，在最近的那次放逐中，他和你们的人一起被放逐，也和他们一起回来。你们知道他的为人，一做起事来便热情百倍。有一天，他竟然去了德尔斐，向那里的神提出这

个问题。先生们，我在前面讲过，请别打断我的话。他问神，是否有人比我更聪明。女祭司回答说没有。凯勒丰已经死了，但他的兄弟在这法庭上，他可以我的话作证。

请想一想我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们。我想解释对我的名声进行攻击是怎样开始的。听到这个神谕，我对自己说，神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把他的意思讲出来呢？我非常明白我是没有智慧的，无论大小都没有。那么，神为什么要说我是世上最聪明的人呢？神不可能撒谎，否则便与其本性不合。

困惑了很长时间，我最后终于勉强决定用这样的方法去试探这个神谕的真意。我去拜访一位有着极高智慧声望的人，因为我感到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成功地否认那个神谕，可以反驳我那神圣的权威了。你说我是最聪明的人，但这里就有一个人比我更聪明。

于是我对这个人进行了彻底的考察，我不需要提到他的名字，但我可以说他是我们的一位政治家。我与他交谈时得到了这种印象，尽管在许多人眼中，特别是在他自己看来，他好像是聪明的，但事实上他并不聪明。于是我试着告诉他，他只是认为自己是聪明的，但并不是真的聪明，结果引起他的忿恨，在场的许多人也对我不满。然而，我在离开那里时想，好吧，我肯定比这个人更聪明。我们两人都无任何知识值得自吹自擂，但他却认为他知道某些他不知道的事情，而我对自己的无知相当清楚。在这一点上，我似乎比他稍微聪明一点，因为我不认为自己知道那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后来我又去访问一个人，他在智慧方面的名气更大，结果我得到了同样的印象，也把那个人和其他许多人给惹恼了。

从那以后，我一个接一个地去访问。我明白这样做会使别人讨厌我，也感到苦恼和害怕，但我感到必须将我的宗教义务放在第一位。因为我正在试着寻找那个神谕的意义，我必须访问每一个拥有知识名望的人。先生们，凭着神犬<sup>①</sup>的名

---

<sup>①</sup> 此处原文为“狗”，指埃及的神犬。希腊人发誓的一种说法。

义起誓，我必须对你们坦白，这就是我诚实的印象。当我服从神的命令进行考察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有着极大声望的人几乎全都是有缺陷的，而那些被认为低劣的人在实际的理智方面倒比他们要好得多。

我希望你们把我的冒险当作一种朝圣，想要一劳永逸地弄清那个神谕的真相。在结束了对政治家的访问后，我去访问诗人、戏剧诗人、抒情诗人，还有其他各种诗人，相信在这种场合我自己会显得比他们更加无知。我曾经挑出某些我认为他们最完美的作品，问他们写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心里希望他们会扩大我的知识。先生们，我很犹豫是否要把真相告诉你们，但我必须说出来。我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比诗歌的真正作家更好地解释这些诗歌。所以我也马上就有了对诗人的看法。我确定使他们能够写诗的不是智慧，而是某种天才或灵感，就好像你在占卜家和先知身上看到的情况，他们发布各种精妙的启示，但却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诗人显然处在大体相同的状况下，我也观察到，他们是诗人这一事实使他们认为自己对其他所有行当都具有完善的理解，而对这些行当他们实际上是无知的。所以我就结束了对诗人的考察，心中的感觉与我在对政治家进行考察后得到的感觉是一样的。

最后我去找那些有本领的工匠。我很清楚自己根本没有任何技术，也确信可以发现他们充分地拥有深刻的知识。我没有失望。他们懂那些我不懂的事情，在这个范围内，他们比我更聪明。但是，先生们，这些职业家似乎也犯了我在诗人那里观察到的同样的错误。我指的是，依据他们的专业能力，他们声称对其他行当也都具有完善的理解，而无论这些事情有多么重要，我感到他们的这个错误掩盖了他们的确定的智慧。于是我就代那神谕问我自己，我是愿意像我原来那样，既没有他们的智慧也没有他们的愚蠢，还是两方面都像他们一样呢？我自己代那神谕回答说，我最好还是像我原来那个样子。

先生们，我的这些考察使自己四面树敌，引来极为恶毒和固执的诽谤，这些邪恶的谎言包括把我说成是一名智慧的教师。因为当某人声称自己在某个既定的主题中是智慧的，而我成功地对进行了驳斥的时候，旁观者就假定我本人知道

关于这个主题的一切。但是，先生们，真正的智慧是神的财产，而我们人的智慧是很少的或是没有价值的，那个神谕无非是他用来告诉我们这个真理的一种方式。在我看来，神并不是真的在说苏格拉底，而只是在以我的名字为例，他就好像在对我们说，你们人中间最聪明的是像苏格拉底一样明白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毫无价值的人。

时至今日，我仍然遵循神的旨意，到处察访我认为有智慧的人，无论他是本城公民还是外地人；每想到有人不聪明，我就试图通过指出他是不聪明的来帮助神的事业。这个事业使我无暇参与政治，也没有时间来管自己的私事。事实上，我对神的侍奉使我一贫如洗。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我遭人厌恶。有许多悠闲安逸的富家子弟主动追随我，因为他们喜欢听到别人受盘问。他们经常以我为榜样，也去盘问别人。借此，我想，他们发现有许多人自以为知道某些事情，而实际上知道极少或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受害者被惹火了，但不是对他们发火，而是冲着我。他们抱怨说，有个传播瘟疫的大忙人叫苏格拉底，他把错误的观念灌输给青年。如果你们问这些人，苏格拉底干了些什么，苏格拉底教了些什么，以至于产生这样的结果，他们说不出，也不知如何回答。但是由于他们不想承认自己的困惑，于是就随口说些现成的对哲学家的指责，说苏格拉底对地上天上的事物进行考察，不信诸神，还能使较弱的论证击败较强的论证。我想，他们很不情愿承认这个事实，他们在有些地方假装有知识，而实际上一无所知。所以我想，出于对我的妒忌，再加上精力充沛，人数众多，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名声，于是他们就对我精心策划了这样一个貌似有理的指控，你们的双耳早已灌满他们对我的猛烈批判。

这些原因导致美勒托、阿尼图斯和吕孔对我的攻击。美勒托代表诗人，阿尼图斯代表职业家和政治家，吕孔代表演说家，为他们鸣冤叫屈。所以我一开始就说，如果我能在我可以说话的短暂时间内消除你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错误印象，那简直是个奇迹。

先生们，你们已经知道了事实真相，我把它告诉你们，事情无论巨细，都没

有任何隐瞒。我非常清楚我的坦率言论是你们厌恶我的原因，但这样一来反而更加证明我说的是实话，我已经准确地揭示了那些诬蔑我的流言蜚语的性质，指出了它们的根源。无论你们现在还是今后对这些事情进行检查，都会发现我刚才说的是事实。

关于我的第一批原告对我的指控，我的申辩就到这里。现在我要针对美勒托这位自命具有高度道德原则的爱国者作出申辩，然后再针对其他人。

和刚才一样，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讼词，就好像他们提出了一桩新的指控。他们的讼词是这样的：苏格拉底有罪，他腐蚀青年人的心灵，相信他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国家认可的诸神。这就是他们的指控。让我们逐一加以考察。首先，这条指控说我犯了腐蚀青年的罪行。但是我要说，先生们，美勒托犯了罪过，因为他用轻率的态度对待一桩严肃的事情，用一些琐屑的理由把人们召来参加审判，还对他从来不感兴趣的事装出一副关切焦虑的模样。我会试着证明这一点，直到你们满意为止。

“来吧，美勒托，请告诉我，你是否认为我们的青年应当尽量受到良好的影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是的。”

“很好，那么请告诉这些先生们，谁在使这些青年学好。如果你对这件事如此感兴趣，那么你一定知道他们是谁。如你所说，你已经在我身上发现了邪恶的影响，所以把我带到这些先生面前来控告我。那么请大声对这些先生说，谁对青年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你瞧，美勒托，你的舌头打结了，说不出来了。你真丢脸，这岂不是正好证明了我说的话，你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兴趣吗？我的朋友，告诉我，谁在使青年人学好？”

“法律。”

“我亲爱的先生，这不是我要问的。我要你把懂得法律、以法律为主业的人的名字说出来。”

“苏格拉底，我指在座的这些先生，审判团的成员。”

“美勒托，你的意思是他们有能力教育青年，使他们学好吗？”

“当然。”

“所有法官都使青年学好，还是只有某些法官使青年学好？”

“全体法官。”

“好极了！世上竟有那么多人使青年学好。好吧，那么这些法庭上的听众是否也使青年学好？”

“是的，他们也使青年学好。”

“议会议员怎么样？”<sup>①</sup>

“他们也使青年学好。”

“美勒托，公民大会的成员肯定也不会腐蚀青年，对吗？或者说他们全都对青年发挥良好的影响，使他们学好吗？”

“是的。”

“如此说来，似乎所有雅典人都在使青年学好，只有我除外，只有我在腐蚀他们。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我确实就是这个意思。”

“这确实是你在我身上找到的最可悲的品质。好吧，让我问另一个问题。以马为例，你相信整个人类都在对马进行改善，而只有一个人对马施加坏影响吗？或者说事实正好相反，使马改善的能力只属于一个人或很少人，他们是驯马师，而大多数人如果必须与马打交道，使用马匹，那么他们就会伤害马，对吗？美勒托，无论是马还是其他所有动物，不都是这种情况吗？无论你和阿尼图斯是否承认，必然就是这种情况。如果只有一个人在腐蚀我们的青年，而其他人都为他们好，那么他们真是幸运。但是我不需要再说什么了。美勒托，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你从来没有关心过青年，你已经清楚地表明你对拿来控告我的这件事从来没有

---

<sup>①</sup> 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城邦的政府组织有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执政官和十位将军。此处的议会议员指五百人会议的成员。



产生过丝毫兴趣。

再则，请严肃地告诉我，美勒托，住在一个好的社团里好还是住在一个坏的社团里好？回答我的问题，大善人，这个问题并不难。恶人对与他们有密切交往的人产生坏影响，好人则对他们产生好影响，对吗？”

“当然是这样。”

“有人宁愿受到与之交往者的伤害，而不愿从他那里得到益处吗？回答我，我的善人，法律需要你回答。有人宁可受到伤害吗？”

“当然没有。”

“那么好吧，你把我召到法庭上来，指控我腐蚀青年，使他们的性格变坏，你认为我在这种时候这样做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我认为是有意的。”

“美勒托，为什么你这般年纪的人会比我这般年纪的人聪明得多？你发现在与青年们最接近的邻居中，恶人总是对他们产生坏的影响，好人总是产生好的影响，而我竟然会如此可悲，以至于不知道自己若是腐蚀某个同伴的品格，就得冒着从他那里受到伤害的危险吗？否则就没有其他理由能使我承认这种巨大的冒犯是有意的了。不，我不相信，美勒托，我也不认为还有别人会相信。要么我没有起坏的影响，要么我起了坏影响但却是无意的，而在这两种情况下，你的控告都是虚假的。如果我无意中起了坏影响，那么对这种无意中犯下的过错，正确的程序不是把过失人召到这个法庭上来审问，而是对他进行私下训诫。如果我还张着双眼，我显然就会停止做我并不想做的事情。但是，你过去故意回避我，不肯启发我，现在却把我带到这个法庭上来，这个地方是那些需要接受惩罚的人要来的，而不是那些需要启发的人要来的。

现在事情相当清楚了，先生们，我前面说过，美勒托从来没有对这种事表现过任何兴趣。然而我还是请你告诉我们，美勒托，在什么意义上你说我腐蚀青年人的心灵。你的控告用词显然表示仍指控我唆使他们相信新神，而不相信国家承认的诸神。你说我的这种教唆具有腐蚀效果吗？”